

中国年度最佳文学作品精选

最后的拉宾

报告文学

中国年度最佳作品精选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最后的拉宾

徐焕忱

最后的拉宾

徐焕忱^{*}

拉宾推进和谈的决心，给议员们和阿拉伯公众留下深刻印象。“我们不想再浪费宝贵时间。”拉宾在讲话里专门有一段对巴勒斯坦人的呼吁，“被占领土的巴勒斯坦人，你们今天是我们的敌人，明天又是和平共处的伙伴。我想对你们说，命运注定让我们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生活在同一个国家……”

铺垫和平路

1

早晨 6 点刚过，伊扎克·拉宾就起床了。

^{*} 徐焕忱，1964 年生于北京，毕业于武汉大学，现在解放军某部工作，著有《以色列百年风云》等。本文原载《报告文学》2002 年第 3 期。

洗漱之后，便下楼取报。当选总理后的第一天，就这样开始了。拉宾首先打开第一张大报《国土报》，上面还散发着浓郁的油墨味。政界人物最注意的当然是第一版的国内政治，紧接着才是后面的世界新闻版，看看国际舆论的反应。还有，足球消息不能漏掉。

今天的报纸，接连是套彩的大字标题：“拉宾获胜——以色列新纪元的开始”；“布什和贝克祝贺工党上台”；“世界舆论欢呼以色列政府换届”。世界媒体对工党上台反响热烈，多数是唱赞歌的。

夫人利厄也起来了。“现在他们都赞美我，不知什么时候，可能他们又要用鞭子抽我了。”拉宾摘去花镜，呷一口咖啡，对利厄说。

“搞政治，永远不能指望所有人说你好。从现在起，你就要看那些社论的作者怎么攻击你！”利厄说着，送来一盘早点，有面包、牛奶、葡萄、苹果、鸡蛋。

拉宾匆匆用过早点。8点钟，已到办公室了。他每天要工作16小时，像陀螺一样旋转不停。只是在周六清晨，他要挤出一小时打网球，随后仍是一整天的工作。助手们说，拉宾做事的时间表跟沙米尔相似，只是前总理下午有午睡的习惯，而拉宾总是在车上打盹儿。

早晨的看报和用餐，是拉宾最轻松的时候，也是一天拉力赛的开始。以色列总理不仅青史留名，而且薪金丰厚。他是最高级别的行政人员，年收入43万美元！这一数字是以色列人平均工资的25倍（1995年资料）。

今天，当选总理伊扎克·拉宾要会见拉法耶尔·埃坦。筹

建内阁是拉宾最头痛的事，要经过讨价还价，而且反复无常。拉宾坐在汽车里，暗自盘算跟埃坦打交道的底价。

1992年第十三届议会大选，工党获得906000张选票，占有议会的44席。梅雷茨党12席，同工党加起来是56席。阿拉伯人的民主阵线3席，阿拉伯民主党2席。把它们都算上，拉宾可控制61个席位。但拉宾不愿意让内阁建立在阿拉伯人的支持上，他怕犹太选民说三道四，小瞧了他。所以，他决定去找埃坦。

十年前指挥黎巴嫩战争的总参谋长埃坦，领导着十字路口党。这个党从上次大选的两个议席，猛升到8个，可谓表现非凡。拉宾选择这个党，主要因为它是右翼党，便于在国民面前树立强硬者的形象。

埃坦是政界里有名的刺头，他长脸尖颧，长着一副又浓又黑的眉毛。拉宾跟他打交道，十分谨慎。他对埃坦说：“工党中央委员会已讨论过施政原则，基本精神是加快与阿拉伯人的谈判，让巴勒斯坦人在被占领土上自治。和谈期间，政府要避免给谈判制造麻烦。不过，已建造的定居点将得到安全保障和市政服务。”

埃坦讲话刻薄，他开门见山地问：“你们心目中的巴勒斯坦自治究竟是什么意思？什么是自治，在哪里自治，包括谁，不包括谁。很多地方我还含糊不清。”

埃坦接着说：“十字路口党对入阁不太热心。听说你们要冻结定居点建设，还要选择梅雷茨的首脑舒拉米特·阿罗尼为教育部长。我以为不妥。”

拉宾问：“那你觉得教育部长应由谁担任？”

“如果要我们入阁，这个职位应该是我的。”埃坦回答，“圣经联合阵线的人告诉我，阿罗尼掌管教育部不妥，因为她会削弱学校的犹太教教育。”

“可是，阿罗尼的党有 12 个席位。它是第三大党。”拉宾反驳道。

埃坦沉默片刻：“那你给我国防部！”

拉宾说不行：“自治谈判是中心课题，总理抓全面工作，国防部长应监控好西岸和加沙形势，这一点很重要。”

埃坦听出来了，拉宾想把国防部长的职位留给自己。“你们找别的党吧！我们入阁的事以后再论。”埃坦就此中断了磋商。

拉宾失望而归。他只得把目光投向沙斯党，这是个超正教党，成员主要是东方犹太人，在议会有 6 个席位。

佩雷斯被任命为副总理兼外长，他在工党仍有强大的支持力量。着手此番合作前，佩雷斯与拉宾有过一次长谈，两人同意由拉宾负责自治谈判，佩雷斯主管跟其他国家的多边和平。15 年过去了，两人的摩擦基本终结。这一次，拉宾不再强求佩雷斯服从党内纪律。毫无疑问，拉宾已是国家最强有力的政治人物。

7 月 9 日，拉宾宣布联合政府组建完毕，入阁的党派有工党、梅雷茨和沙斯党，加上 5 个阿拉伯议员，拉宾能得到 67 席。有这么多议员的支持，拉宾政府何愁过不上舒服日子。

7 月 13 日，是拉宾走上议会讲坛抛头亮相的日子。

他要引见班子，向议员们宣读施政纲领。多少年来，他一直期待着这光荣的一刻。恰逢星期一，拉宾经过周末的彻

底休息，显得神采奕奕，脸色比平常更红润。他和夫人利厄乘车从特拉维夫出发，去耶路撒冷的议会大厦。凯迪拉克汽车里轻轻回荡着西洋古典音乐，拉宾坐在汽车后座的沙发椅上，闭目养神。在他旁边，利厄最后一次翻阅着讲演稿，她已向拉宾提过修改意见。这篇讲话的起草者依然是埃坦·哈勃尔。

进了议会前门，拉宾走到工党席就坐。这是反对党的位置。他抬头望去，看见沙米尔像往常一样坐在马蹄形的内阁席之首。利库德的部长们要留守到新政府就职。利厄、拉宾的妹妹拉赫尔和其他亲朋故友，已在旁听席入坐。以色列有这个传统，部长举行就职典礼可邀请家属，本人宣读誓词时要提及父母名字。

拉宾的施政演说可是他最重要的报告之一。在谈到国内问题时，拉宾承诺，政府将改变国家事务的优先处理顺序。“我们很清楚，在前进的道路上有障碍，会爆发危机，会有失望、眼泪和痛苦。”他还说，新内阁开始工作后，将首先控制失业率，加强和完善经济、社会保障系统，提高经济增长率。

拉宾推进和谈的决心，给议员们和阿拉伯公众留下深刻印象。“我们不想再浪费宝贵时间。”拉宾在讲话里专门有一段对巴勒斯坦人的呼吁，“被占领土的巴勒斯坦人，你们今天是我们的敌人，明天又是和平共处的伙伴。我想对你们说，命运注定让我们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生活在同一个国家。你们在战场上失败了。一百年来，你们制造的流血和恐怖，只给你们自己带来了苦难、丧亡、羞辱和痛苦。你们也失去了成千上万的儿女，你们仍在丢失土地。44年了，你们一直生

活在迷惘和幻想中，生活在领导人的谎言和欺骗中。他们失去了所有机会，拒绝了我们提出的所有解决方案，把你们从一次悲剧带入另一次悲剧。你们生活在加沙和汗尤尼斯的悲惨和穷苦当中，还有的挣扎在希布伦和谢切姆的难民营里。你们从没有过上一天自由和欢乐的日子。听我们说一句，我们提出了最公正和最可行的建议：自治。当然，它有优点和局限，你们得不到要求的所有东西，我们也是。有了自治，你们就能把命运永久地掌握在自己手里。时不我待，不要白白扔掉这次机会，认真考虑一下我们的建议……”

观众明显感觉到，这番讲话跟“不先生”沙米尔的陈词滥调有云泥之别；人们暂时也忘却了叫喊着“打断他们骨头”的那个“匪警”。

新政府上台宣誓前，拉宾突然接到通知：美国华盛顿有人请他听电话。拉宾听罢，立即从会议大厅走下来，到了自己的议会办公室。这间总理专用的屋子刚刚装修过。拉宾匆忙抓起桌上的红色电话机。

“祝贺你，伊扎克。”拉宾一听，是乔治·布什的声音。电话那一头接着说：“我在新闻里听到你的讲话。我准备派贝克到中东，让球重新转起来。”

“我们欢迎贝克先生的和平努力。”拉宾回答，美国主持中东和平，这正是拉宾所期待的。

布什还有好消息告诉他：“白宫为你的当选感到高兴，很愿意邀请你在适当时候访美。8月份，我将在缅因州休假，欢迎你和利厄到家里做客。”

拉宾感到心里热乎乎的，一种浓浓的友情渗透他的全身。

拉宾在美国当过多年的大使，他十分清楚，到现任美国总统老家做客，外国领导人接到这种邀请的并不多。因为在总统旧居，要拜访总统的父母、姑母、叔伯，它突出体现了主人跟客人非同寻常的密切关系。拉宾想起约翰逊总统执政期间本—古里安访美。那次，宾主只是在纽约一家饭店会面。

拉宾接完电话，踌躇满志。他感到时来运转。“看来布什正在寻找支票簿，银行担保可能为期不远了。但愿如此。”他思忖着回到议会大厅……

2

7月14日一整天，拉宾忙着搬入总理府。

上午，沙米尔就要离开总理办公室了。他情绪明显不好，大选结果公布那天晚上，他没有按常规给拉宾打电话祝贺，过后也没有。他和夫人舒拉米特从没有邀请拉宾一家去做客。所以，有人说，以色列的权力交接不像美国那样有“绅士风度”。办公室的个人物品都搬走了，沙米尔仍独自一人在此踟躇，等待新主人的到来。他走到侧室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蓦然发现一张发黄的照片。上面写着1977年6月22日，这是拉宾向贝京交权的合影。沙米尔伸手把照片拿过来，掸去上面的灰土，定睛一看：交权者闷闷不乐，55岁的拉宾显得疲惫不堪，他穿着白色尖领衬衫，神情庄重、严肃，眼睛大概因为困倦眯缝在一起，显得劳累、沮丧、无可奈何。沙米尔端详半晌，叹口气道：“如今，他又回来了！”

拉宾带着他的办公室主任和随行人员，准时来到总理府。交接仪式开始，两人致辞。

拉宾致辞完毕时，端起酒杯，面向众人说：“当后世撰写犹太复国主义编年史时，我相信，你将占有光荣而体面的一页。”

沙米尔没有被这美好的语言所打动。他还想挖苦拉宾，因为这位接班人野心勃勃，竟一人占有总理和国防部长两个位置：“我希望国防部长跟总理相互照应，不要使谁工作过度。”

听到这里，拉宾和在场的 60 名工作人员大笑不止。

随后，新政府班子去哈伊姆·赫尔佐格总统的官邸，参加传统的新内阁合影仪式。中午，拉宾还赶往特拉维夫的国防部大院，与即将离职的国防部长摩西·阿伦斯交接。

下午 4 点，拉宾回到耶路撒冷自己的办公桌前。新班子正式开始工作。

“每位阁员应当遵守纪律，不要把内阁讨论的事情泄露出去。”7 月 19 日，拉宾召开首次内阁会议。部长们穿着衬衫，围绕红木桌子坐成一圈。他们像学生一样记着笔记，坐得很紧凑，样子也有些拘束。

“我们切忌不要一离开会议室，就向新闻界说这说那。你们知道，记者们会渲染，会把我们没有决定的事情搞坏。”拉宾继续向内阁宣布纪律，“大家各自分工，明确自己的业务范围，如果没有被问到，请不要就题外事情发表意见。”

在每个部长面前，都摆放着一个白色的座位卡和一瓶矿泉水。墙上挂着一排以色列前总理的画像。细心的人还会发现，内阁总理的棕黄色真皮座椅比部长的要高出一截。

会场气氛轻松。部长们听得出来，拉宾讲话的底气很足，口气很坚决很强硬。如今，拉宾在内阁、在工党都有独一无

二的权威。

拉宾上任不久，便发生了以军封锁安纳贾校园的事件。

这是西岸最大的一所大学，地点在纳布卢斯。事发前，学校里的巴勒斯坦青年学生举行学生会选举。以军声称，6名武装的巴勒斯坦人进入校园，企图影响投票。士兵们要求学校交出持枪者，但学生们不肯，于是以军包围校园准备搜查。双方紧张对峙，军队开始考虑冲击校园。

如果发生流血，将严重影响新政府的形象，还会给贝克的来访投上阴影。拉宾考虑到这些利害关系，很快作出决定：以和平方式结束对峙。军队和学生最后达成妥协，把6名被通缉的学生流放到约旦，作为交换，以军同意从学校撤走。

事件的和平解决是个好兆头。上任头一周，拉宾就要表明他在切切实实地履行大选纲领。住房部长本雅明·本-埃利泽尔宣布，政府冻结被占领土所有新的建筑工程。美国立即声明表示欢迎。以色列的犹太定居者则作出愤怒的反应，说政府的举动是“宣战”，他们要像打仗一样坚决抵制。

新政府的办事效率，尤其是停建居民点的决定，立即带来了新的气氛。8月中旬，拉宾访美。出发前，很多人认为总理的美国之行能获得贷款担保。拉宾则希望人们保持清醒，说布什总统不一定在访问中批准。其实在私下里，他有充分理由感到鼓舞。贝克刚刚访问过以色列，对新政府的政策感到满意。以色列的住房部长、财政部长都讲过，要停止在被占领土建造六千五百套住房。

拉宾到了缅因州，穿着休闲服同总统在海边漫步，还一

起探访了布什家乡的亲人。两人一同会见记者。

8月11日是拉宾和以色列国的重要日子。高峰会谈临近结束时，布什终于讲出了以色列人期待已久的事。“我很高兴地宣布，政府将批准近一百亿美元的贷款担保。我愿意帮助以色列完成吸收移民的任务。拉宾总理和我同意，这笔贷款将帮助那些新以色列人，而不是危害和平事业。我们要搞好这些人道主义项目。”布什说，“我热情地支持贷款担保，因为总理说服了我，以色列对和平是诚心诚意的。”

记者问：“贷款担保与犹太定居点两者格格不入，总统阁下，您是不是注意到以色列方面对犹太定居点采取新的方针？”

布什回答：“我们知道，工党政府对居民点采取了很不相同的处理方法，我们向总理致敬。这很不容易，要付出勇气。”

拉宾在讲话中说，美国的贷款担保将帮助以色列推进经济改革，让国家经济朝着更有效的私营方向转轨。同时，我们要尽量分担美国的财政负担，帮助减轻纳税人的税额。

美国舆论界、政府和国会是对以色列的态度转变了。

但拉宾在埃派克的发言，却让此行显得美中不足。

埃派克即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是美国的主要犹太游说团体之一。8月13日，该委员会的骨干们聚集在拉宾下榻的华盛顿饭店。拉宾夫妇乘坐布什的美国空军一号专机，刚刚到达首都。

美国犹太说客们竟被拉宾恶狠狠地批评了一顿！拉宾点了埃派克的名，明确指责他们没有代表以色列同驻美使馆协调行动。他没有仔细考虑，没有字斟句酌，就公开批评该委

员会在贷款担保问题上所作的无益努力。他说：“你们搞得那场拼搏事先就注定要失败，你们只是给以色列造成了损害。你们制造了不必要的对立……没有想办法给以色列带来一分钱。”

拉宾提到的一些问题，原先只在内部酝酿和争吵，只是以美犹太领导人私下讨论的事。可这次会议全给曝光了，美国犹太公众什么想法都有。有人指出，这是以色列总理给美国犹太游说团体最刻薄的评论。连随行的利厄都意识到，虽然埃派克游说贷款担保一事过于积极，但拉宾的批评仍有欠考虑。

拉宾返回了以色列。一阵感情发泄之后，他也感到批评过火了。于是，使委托发言人亚德·本—阿里发表一项支持该委员会的简短声明。声明说：“总理认为埃派克作为支持以色列的美国组织具有巨大价值，他赞赏该组织所做的一切。总理认为，该委员会无论在考虑问题和实际活动方面，都是一个独立的组织，它是在保持以美密切联系的基础上运转的。”

总理指望这份声明能弥补自己的过失。

3

实施巴勒斯坦自治，是拉宾最耀眼的政绩。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冲突的核心，在被占领土实施自治，将帮助以色列改善跟邻国的关系。

西蒙·佩雷斯是政府和平班子的核心人物。在他领导的外交部，聚集着三位热衷和平的年轻人。他们是：副外长约西·贝林，曾担任《话报》的政治记者、工党发言人；尤里

- 萨维尔，曾任佩雷斯的发言人，后任驻纽约总领事；阿维
- 吉尔，曾担任外交部发言人。他们跟佩雷斯一道谋划中东的和平，是个协调紧密的工作团体。

在佩雷斯的头脑里，要推动以巴和谈，应该先交出加沙。这就是他的“加沙先行方案”。他认为，加沙的问题比较简单，甚至认为，它是“谁也不愿背的包袱”。以色列没有办法把它从惨境里解救出来，因为那个长条形地带竟拥挤着八十万人口，居民贫穷得无可救药，难民营肮脏无比。犹太人在巴掌大的加沙地带建造定居点，等于“抢劫穷人”。它没有什么积极作用，反而把不少守军拴在那里。

看看加沙地图，以色列只有一个项目值得骄傲，就是依傍埃雷兹检查站建立起来的工业区。这个检查站是加沙地带与以色列本土之间的主要过境点。1967年战争后不久，经国防部长摩西·达扬和主管被占领土事务的佩雷斯两人提议，沿检查站设立起工商业发展区。它是个小而全的共同市场，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可单独也可联合建立工厂或小型企业。

跟巴解的秘密联系最早是约西·贝林经手的。1992年夏，挪威一家学术团体在被占领土作勘探，它的负责人拉森认识了贝林。挪威政府注意到这层关系，它的官员随后向贝林暗示，挪威愿意帮助以色列同巴解建立起秘密谈判渠道。贝林的反应很谨慎，只是让拉森跟以色列的两位学者联系。

外交部长佩雷斯得到报告后，于1993年1月批准一项大胆方案：让以色列学者充当“探子”，利用出席学术会议的机会，到奥斯陆附近一座别墅秘密接触巴解高级官员。很快，秘密谈判的试探获得成功。以巴随后在奥斯陆举行不间断的谈

判，挪威外交部提供帮助。以色列外交部官员们也介入了。拉宾于2月份才知道这件事情。他并不反对，因为可以把它当作“备用管道”。当时，以色列正在华盛顿跟巴勒斯坦人举行公开的谈判。不过，拉宾起初怀疑奥斯陆谈判成功的可能性。实际上，这年年初秘密谈判就进展迅速。经过讨价还价，双方于9月达成突破。这就是著名的奥斯陆协议。

1993年9月13日，以色列总理拉宾与巴解主席阿拉法特在华盛顿签署以巴《原则宣言》。这是以巴领袖第一次握手言和，所有新闻媒体为之欢呼。

白宫南草坪，赤日炎炎。拉宾、阿拉法特和克林顿一起走出白宫，拉宾的脸上带着微笑。人们注意到，奥斯陆协议的发起者——佩雷斯外长也站在显著位置上。此前，拉宾未把他列入出席仪式的名单，佩雷斯闻讯大怒，以辞职相威胁，才迫使总理改变主意。

文件开始签字。从此，以色列和巴解相互承认。《原则宣言》指出，巴勒斯坦人民首先在加沙地带和西岸城市杰里科实施自治。在五年时间里，以色列与巴解协商解决所有争论中的问题，包括自治地区的边界、巴勒斯坦建国、耶路撒冷最后地位和巴勒斯坦难民回归等。

签字结束了。然而，每个人都在想：拉宾和阿拉法特，两人会握手吗？这可不是简单的礼仪问题，几秒钟内，人们屏住呼吸，要看看他们到底和解到什么程度。

拉宾似乎在犹豫。克林顿轻轻动了他一下，好像在鼓励。阿拉法特等待着。拉宾握住了阿拉法特的手，尽管不够热烈。

但是，足够了！克林顿站在拉宾和阿拉法特身后，举起他们的胳膊，高兴得像个拳击冠军。人群里掌声大作，两位缔造以巴和平的领袖却显得忸怩。

随后，拉宾向观众致辞：“今天在华盛顿的白宫，我们将开始以巴关系史上崭新的日子。……说到巴勒斯坦人，我们过去一直在跟你们战斗。今天，我们要用洪亮清晰的声音对你们说：流血、流泪够多了，够多了。我们没有对你们包藏祸心，我们不想复仇。跟你们一样，我们想建设家园，想播种想育苗；想爱，想作为人、作为自由人，有尊严、有亲情地跟你们生活在一起……”

拉宾随后引用《旧约·传道书》的诗句说：“‘凡天下事，皆有时令；普天之下，意欲、沉浮决于机缘；落生有时，死灭有时……杀戮有时，康复有时……哭泣有时，欢笑有时……爱慕有时，仇恨有时，战争有时，和平有时。’女士们，先生们，和平的时机到来了！”

以色列议会要对《原则宣言》进行表决。拉宾告诉执政党联盟的议员们，议会的表决将是对政府的信任投票。党魁们勤奋工作。投票前两天，每位议员都得到十分钟的发言机会。

已不担任政府职务、最年长的议员沙米尔也作了简短发言：“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很少有哪届政府这么短时间犯下如此多的错误。我们赢得那么多次战斗，却怎样又全盘皆输，以色列历史的这一章，将把它作为绝好的例子记载下来。”

沙米尔情绪激动的讲演未能改变会议气氛。他痛感“大厦将倾，非一木所能支也”。他知道，掌权者不会听他的。现

任总理坦白说过，他对人们说什么或想什么缺乏兴趣。

《原则宣言》被批准了。它只得到微弱的多数票。

4

《原则宣言》已签字生效，可伊扎克·拉宾心情复杂。接下来，他要交出土地和城池，一种莫名的失落感油然而生。

1994年5月，以巴代表团在开罗达成巴勒斯坦第一阶段的自治协议。虽然文本已全部起草好，可拉宾不愿意签字。

为了跟阿拉法特谈判加沙和杰里科的边界，拉宾呆在屋里，反复察看地图，像科学家观察微生物一样仔细。助手们看见他站着一小时不动弹，知道他满腹心事。涉及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大事，应该让总理自己定夺。他们悄悄走开了。

此刻，拉宾怎能不心潮澎湃，思绪万千？两块地盘，眼看就要从以色列管治下划出去。也许，加沙地带太乱太破，只不过是一块狭长的沙漠，但它是祖先萨姆森仙逝的地方。至于杰里科，它从远古时代就是犹太土地的一部分。如今拉宾把它们让出去了，一部分以色列人肯定想不通。历史会不会误解他呢？

拉宾沉思良久，断然道：“要和平，必须付出代价，必须作出妥协。”也许，他认为这些代价是必须付出的，要和平而不交出土地只是白日做梦；也许，他对阿以冲突的历史太熟悉，从良心上讲，应该接受“土地换和平”的逻辑。总之，他相信，和解之路符合阿以两个民族的利益，以色列人最终会理解他。

两个月后，巴勒斯坦旗帜飘扬在加沙上空，几天后又飘

扬在杰里科。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原则宣言》落地生根，改变了中东的政治现实。

和平形势迅速发展。1994年7月25日，拉宾同约旦国王侯赛因在华盛顿签署新的和平宣言。两国从此结束长达46年的敌对状态，相互开放边界，接通电讯、电力设施，发展新的经济关系。10月26日，两国首脑在边界签署正式的和平协定，建立外交关系。

1994年10月，设在奥斯陆的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发表新闻公报，决定把该年度的和平奖颁发给阿拉法特、佩雷斯和拉宾。

公报指出，阿以冲突几十年来一直是国际政治中最难调和的问题之一，它给双方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获奖的三人为以巴奥斯陆秘密谈判的成功和随后达成的历史性协议做出了重要贡献。希望他们的获奖有助于推动中东和平进程。

当三人同时站在领奖台时，没有人怀疑佩雷斯的获奖资格。他和拉宾过去是竞争者，是对头，现在成了朋友、盟友。拉宾批准跟巴解举行秘密谈判，但经常率领代表团去奥斯陆某个地方谈判的却是外交部长佩雷斯。佩雷斯说，我诚心诚意跟巴勒斯坦人谈判，可对方老以为以色列人在欺骗他们，“我每次提出一个新建议，他们总是不同意”。

佩雷斯对阿以和平的贡献不亚于任何人。

国际社会对阿以和解纵情欢呼，利库德党则完全抱另一种想法。

沙米尔认为，新政府的领导人急功近利。按当时的情况

发展，巴解并无外界的有力支持，没有讲价钱的资本，也没有成功的希望，正是拉宾和佩雷斯救了它。如果以色列再耐心一点，巴解就会垮掉，那时以色列就会同阿拉伯世界建立起更理想的和平之路。可是，现政府却似乎有点等不及了。

利库德领导集团认为，以色列需要的和平不是那种割让土地、削弱自己的和平。我们不能放弃过去的版图和理想，我们可能还需要好多年才能实现和平，这期间会有石头、眼泪，当然没有掌声。但我们不会丢掉什么。沙米尔等人争辩说，阿拉伯人尤其是巴勒斯坦人逐步会认识到，如果他们需要和平和自治，就必须去跟以色列谈，证明自己的诚意，结束恐怖、暴力和抵制。时间会让他们接受这个事实。如果我们坚持下来，以色列就能不折不扣地全部实现犹太复国主义理想，获得和平与安全。利库德党关心的应当是和平的实质而不是和平的速度或戏剧性。所以，关键要看谁最先对斗争感到厌烦。

一次又一次，极右党派的领导人不满看到拉宾签署和平文件的电视镜头。各国观众都为拉宾叫好，惟独这些极端派怒火中烧，气急败坏。他们聚在一起，焦躁不安地议论时局。其中宗教党领袖惊呼：“拉宾出卖民族利益！他叛变了，不是犹太人。”

还有人叫嚣：“别看他今天大红大紫。下回大选，一定要让和平列车停住！”

挣 扎

1

1993 年的一天，“演讲先生”内塔尼亚胡应邀出现在电视黄金节目里。

如今，他正全力竞选利库德党魁。想一想，只是在 9 年前，他才第一次当选议员。1992 年大选惨败，内塔尼亚胡从那批青年才俊当中脱颖而出，把利库德的残兵败将集结起来。如今，他凭着精明、倔强，发动了一场美国式的选举攻坚战，决心击败党内那些资历更深的对手们。

这次电视露面，他没有谈论和平，也没有痛斥工党。他只是想排除通往党内最高权力的障碍。因为这位少壮派被人抓住了把柄。新闻界揭了他的个人隐私。虽然几次结婚、离婚符合法律程序，别人无话可说，不过，街面上纷纷传言，说他在外面有情人。内塔尼亚胡在接受这次采访时，承认对自己的妻子萨拉不忠，跟年轻的媒体职员有不正当关系。不过，他又转守为攻，指责党内有人搞小动作。明眼人知道，他说的是前外长戴维·列维。内塔尼亚胡指责这位党内元老、政治对手用别人偷偷摄制的录像带，企图讹诈他、要挟他。

利库德党的资深人士观看这场采访后认为，内塔尼亚胡能顺利过关。确实，他很年轻，就成了利库德的首脑。随后，他还清了本党一千六百万美元的债务，实行了党内民主改革。

内塔尼亚胡极端自信。他是那种永远对自己很满意的人，

他觉得自己比周围的人懂得更多，也应该得到更多。他走路昂首阔步，说话态度傲慢，不过，能看出来，他做事训练有素。跟沙龙、列维、梅里多等人相比，他在利库德党里是位新人。他还声言要阻止和平进程，要当以色列总理。可是，以色列人知道，在这个小国的历史上，不到 60 岁的人，尚没有谁被选上过总理位置。

他有时笑起来，显得很傻，因为那明显是假笑。批评他的人说，除了野心、自私和光滑的外表，他内塔尼亚胡还有什么？走上党魁的宝座时他只有 43 岁，许多人发现他太顺了。按以色列的政治标准，这个年轻人没有很长的从政生涯，尤其不像掌权的伊扎克·拉宾，当上总理之前有那么多人设绊整他，让他脱几层皮。看不出内塔尼亚胡费了多少劲，利库德党员们就开始重视他，把他摆在了领袖的位置。

正像他本人所说：“别人见了我，以为只是个花瓶。所以，我容易被人低估，这就是我的优势。”说句公道话，从过去看，他干得相当不错。今天，无论是同事还是政敌，都在重新评估他。

《时代》周刊特派员利沙·拜耳曾在以色列工作多年。这位美国记者相信：“比比成长的关键可能是美国的环境。”

本杰明·内塔尼亚胡的爷爷 1920 年从立陶宛移居巴勒斯坦时，为了祈求好运，表示新生，把姓氏改成了“上帝的礼物”。这个家族此后确实一直在走运。比如，本杰明很好地证明了自己的不同凡响。你看他幼时的照片，长得俊俏清秀。再看他从军校毕业时的黑白照，学员们立正列队，优秀毕业

生内塔尼亚胡戎装一身，头戴贝雷帽，不仅五官端正、眉清目秀，而且充溢着军人的刚劲，透着英姿飒爽的帅气。教官从他身边走过，跟他紧紧握手，赞扬他。翻开他家里的影集，好些珍贵镜头被母亲奉为至宝，别人第一眼准保以为照片上是好莱坞的演员。

内塔尼亚胡出生在特拉维夫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全家都是激进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母亲谢拉学的是法律，父亲本济奥则是久负盛名的历史学家、犹太学教授，曾在美国执教多年。本济奥专注于中世纪犹太史研究，是希伯来百科全书的主笔。他倾注多年心血，研究了西班牙宗教当局对犹太人的迫害，这部著作1995年才出版问世，受到行家们的一致赞誉。他以突出的学术成就被收入以色列的名人录。本济奥是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奠基人弗·雅波金斯基的信徒。按照这派的观点，即使本—古里安也不是彻头彻尾、原汁原味的民族主义者。

内塔尼亚胡从小被叫成比比，而且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右翼的政治观点。他14岁那年，全家去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父亲在一所学院开课，内塔尼亚胡则去费城市郊上了中学。毕业后，比比回到以色列在特种部队服役5年。1972年，他所在的突击队参加了特拉维夫机场的人质解救行动，成功冲击了一架被劫持的喷气机。哥哥约纳桑（小名约尼）也在特种部队服役，但在恩德培机场解救人质时不幸中弹牺牲。约纳桑的死，给全家带来难以承受的痛苦。家里人本来很看好这个儿子，而且肯定他会干出一番事业。为了纪念死去的儿子，他们写了三本书，建立了约纳桑研究所，专门研究打击恐怖

主义。

家里不鼓励孩子们从政，因为“本济奥瞧不起政治家”。比比在麻省理工学院学的是建筑，随后又在同一所学校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接着去波士顿一家咨询公司上班。哥哥死后，他返回了以色列，全身心投入约纳桑研究所的活动。一年后，因为需要钱，他到里姆当市场经理，这是以色列最大的家具公司。1982年，去华盛顿给阿伦斯大使当副手。比比努力工作，很快进入角色，成了以色列在海外最迷人、最能说会道的代言人。

“他给人的印象是位演讲先生，但比比要比人们想象的聪明得多，深沉得多。”这段话是比比在里姆公司的上司埃森说的。据埃森所述，有一次他去华盛顿看望内塔尼亚胡，他很奇怪比比不去参加晚会和招待会，因为“他看清楚了，发挥影响的办法就是电视”。埃森说，“比比最早几次电视露面效果并不好。他常和录像机坐在一起，一次又一次倒过来看，直到感觉良好。”

“我真担心，这个人年轻气盛，他会带领利库德拼命挣扎。”海法大学政治学家亚依尔博士在电话中说。

电话另一头的邦迪克博士露出无可奈何的表情，答道：“我听他的发言，也有同感。内塔尼亚胡对和平只是说说而已，并无行动。他只想把和平进程永久地停住。你注意到没有，沙龙和埃坦已要求内塔尼亚胡放弃奥斯陆协议，或者重新解释它，让它名存实亡。”邦迪克叹口气，接着说：“机会像一扇窗户，不会长久打开。”

通话者就是为奥斯陆谈判牵线的那两位学者。如今，他

们唯恐电视上的那个人上台搅了和平进程。

“不过，他徒有外表，威望不足以服众。工党现在有拉宾掌权，利库德上不来！”

“但愿如此。阿门！”

2

1995年9月28日，以色列总理拉宾、巴解主席阿拉法特再次聚首美国华盛顿，签署巴勒斯坦第二阶段自治协议。

依此文件，巴勒斯坦自治将扩大到约旦河西岸的大部分地区，包括六座城市、希布伦市一部分，以及四百多个乡镇。

这项协议，果然引发了空前的争吵。

一天下午，利库德和几个右翼政党纠集起两三万群众，到锡安广场集会，抗议新近达成的协议。利库德党的议员们也参加了集会。示威者情绪激昂，呼喊煽动性口号，高叫：“拉宾是叛徒！”他们还打出刺眼的宣传画，让拉宾身穿法西斯党卫军军服，有意在电视摄像机前晃来晃去。为了发泄愤怒，他们最后在广场上把这些宣传画付之一炬。当时，有人看见利库德党领袖内塔尼亚胡站在高台上，对锡安广场的越轨举动袖手旁观、熟视无睹。

利厄在家里看电视转播时，注意到了那次集会。示威者的歇斯底里，着实让她吃惊不小。连儿女、孙子、孙女都感觉惊恐不安。电视画面上，那种恶毒和仇恨只有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那里才能找到。在以色列历史上，对现任领导人的这种极度仇视并不多见。

议会辩论第二阶段和平协议时，吵吵嚷嚷，一直到第二

天凌晨才通过。每个议员的情绪都被充分调动起来，他们大声叫嚷，拼命喧闹，把肮脏的词汇抛给对方。神圣的议会殿堂乱哄哄一片。电视转播深夜还在进行，观众只觉得像看马戏表演一样热闹滑稽。

议长魏斯意识到社会上的苗头不对，觉得运动过火了。他告诉议员们，国家不能放纵煽动行为，不能搞污蔑中伤。他提请议会通过决议，对煽动仇恨的人进行谴责。

利库德党首脑本杰明·内塔尼亚胡起身发言，明确捍卫本党立场。在比比高谈阔论的时候，议员们注意到，拉宾愤而走出议事厅。电视镜头一直追着他。拉宾在外面的侧厅站住，掏出烟点上，借以平定自己的心绪。他不想听里面那个人胡说八道。讲话完了，拉宾掐灭烟头，返回议事厅。他没有坐下，而是就着面前的话筒说：“我现在可以发言吗？”他温和地转向议长魏斯：“我不想上讲台，这里挺好。”

拉宾愤而面对内塔尼亚胡，大声叫道：“别再撒谎骗人了！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把牌摆在桌子上。不要打着假团结的名义分裂国家了。够了！别再作伪君子了！”

西蒙·佩雷斯也发言了。他像是从座位上跳起来，捍卫昔日的老对手，捍卫他最珍视的阿以和平。那些了解拉宾与佩雷斯历史纠葛的人看到这一幕，颇感惊讶，他们想不到两人能和解到这种地步。佩雷斯在嘲笑挖苦利库德方面，是相当尖酸刻薄的，引来了左派议员和电视观众的阵阵叫好。

这场争论直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钟才告结束。第二阶段和平协议被批准了。

右翼政党未能挡住和平的车轮，但它们对拉宾的攻击越来越凶狠，越来越肆无忌惮。

拉宾出事前的几个月，他的外孙女诺阿开车出门，时常发现街道上的汽车贴着谴责拉宾的宣传画和海报，诅咒她外公是杀人犯、是叛徒。这些可怕的张贴物几乎铺天盖地，每条街道都有，树桩、电线杆、电缆铁塔上都贴了。外公在她心目里占据着最神圣的位置。她大声叫骂，从车里钻出来，把最刺眼的标语扯得粉碎。

她还碰到了极端分子的游行，她觉得那伙人眼睛在喷火，他们的仇恨是发自内心的，他们肯定会吃人。那么多的男男女女被极端分子洗了脑，在摄像机镜头前歇斯底里，拼命摇晃着手里的标语牌。

即使在家里，她也感觉到极端分子的威胁。有一次，电视播放了一个令她毛骨悚然的镜头：一个年轻人面向拉宾肖像，一手拿《圣经》，一手拿左轮手枪，嘴里喷吐着仇恨字眼，发出死亡威胁。那些日子，十九岁的诺阿不愿意出门到外地去，她还担心外公出事。

犹太古训诫说：“我们争论，我们喊叫，但我们之间不杀人。”极端分子指责拉宾及其盟友出卖了本民族利益，已不是犹太人。这年10月，一名右翼分子在以色列电视台上说：“拉宾使犹太人的生命受到威胁……所以，我们对他手硬时，他不应感到意外。”说着说着，他还情绪激动地掏出一个金属冠状物。摄像机把镜头推进后，人们才看清那是安在汽车头部的车标。只听那人信誓旦旦地说：“这是愤怒的人们从拉宾的银灰色防弹车上扯下来的，当时车子正在议会外面跑。总

有一天，就像扯这玩艺儿似的，我们也要把他扯下来！”

鉴于上述情况，内阁建议拉宾提高警惕，防止发生意外。警卫人员也劝他效仿美国总统的做法，外出活动时穿防弹背心，不要到警卫圈外走动。经济部长贝林后来回忆：“拉宾听到这些告诫，只是轻蔑地一笑了之。他相信这样的事决不会发生。”

一个星期五的下午，利厄乘车回到家。她老远看见一小群人围在她家那幢公寓楼下。“狂风大作，恶浪排空。”利厄心想，这群乌合之众，八成是社会的无业游民。

“瞧，她来了！”人群里有个声音叫道。

利厄一个人呆在车里，身边没有一个卫兵。但她不害怕，因为她是个很有主见、个性很强的女人。对共和国第一夫人，量他们不敢造次。

等车停住，那群人堵住她大喊大叫。尽管吵吵嚷嚷，她还是听出了其中一些叫骂声：“你还记得墨索里尼和他的情妇吗？你们以后就跟他俩一样！”“下次大选，你俩会让人倒吊在广场上。看看你们的最后下场。”“你等着瞧吧！”

利厄从车里出来，没有答理他们。那伙人嬉皮笑脸，也没再为难她。

到了家，还听见叫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和叶丽娜的名字。那是在指桑骂槐。那群人闹到6点才离开。伊扎克·拉宾回到家，他们抗议示威一番，就走了。

利厄和孩子们告诉拉宾，往后要注意个人安全。拉宾挥挥手，像是在挥去亲人的忧思：“会出什么事吗？我们生活在民主国家里。用不着太担心。”他低头看了看外孙女诺阿，安

慰说：“我不会出什么事，诺阿勒！”他总喜欢把外孙女的名字叫成诺阿勒。

3

六天战争的时候，达利亚还是儿童团里的小姑娘。三十年过去了，她早已为人之母了。达利亚先是与一个很有前途的军官结了婚。可在西奈的一次军事演习中，丈夫出了车祸落下终生残疾。此后夫妻关系变坏，达利亚经常在家里跟丈夫吵架。两人离了婚，达利亚跟阿维结合了。

诺阿，是达利亚跟第一个丈夫所生。“你外公在家里是什么样？”人们时常问她。

“跟别的外公一样。”

“你觉得他有什么不同吗？”

“没有，我们只是在他脑袋上戴个纸口袋。”

“难道他真的说话那么慢？”

“不，他在家是个短跑运动员……”

诺阿经常跟别人有这样的对话。她出生在名人家庭，很早就受到人们的注意。她哭喊着来到人世的那天，电台特意播出了花边新闻，说“拉宾的外孙女今日降生”。社会格外地青睐她，同学、老师相互谈到她时，都叫她“拉宾的外孙女”。

1995年10月28日星期六晚上，诺阿全家到外公那里，庆贺约纳桑的21岁生日。

拉宾的家布置得很简朴。除了他的半身像、诺贝尔和平奖证书和门口站岗的警卫外，这个家没什么特殊之处，让你

很难相信以色列总理住在这座房子里。诺阿的同学或朋友第一次到这里玩，都会感到主人的友善和好客，家里的陈设也让他们感到意外，因为没法跟社会上的富商们相比。

诺阿这代人跟原先的拓荒者完全是两回事。她们属于消费享受的一代，崇尚商业公司的董事长或总经理，不再讲究艰苦和勤俭，也缺少先辈那股子战斗精神。不过，她们还没有摆脱战争的阴影。从小时候起，老师就告诉他们，阿拉伯人想要战争，想把我们赶进大海，他们不肯承认我们的生存权。我们被敌对力量包围着，所以必须有最好的军队。我们的土地浸透着士兵们的鲜血，他们为民族的生存献出了生命。学校每年组织“纪念日”活动，为的是不忘那些阵亡的战士们。幸运的是，诺阿不再面对1948年或1973年那样的“生与死”的战争。

对身穿军装的约纳桑来说，到外公家里做客，是难得的放松。自打当兵开始，他经历了长时间的离别之苦。参军头一天，母亲、妹妹一直把他送到兵站，一家人哭成一团。在以色列，健康的青年男女都要服兵役，除非你是阿拉伯人。约纳桑经过部队的锻炼，学会了服从纪律，经受了西岸和南黎巴嫩前线的考验，比从前成熟了许多。

拉宾一家三代同堂，欢聚在一起，愉快地聊着天。

“萨巴，您在联合国庆祝会上见到谁了？”诺阿问，她管拉宾叫萨巴。

“噢，事情过去一周了。那次是联合国举办五十周年庆典。活动真多，日程排得满满的，会见一个接一个。”拉宾兴致勃勃地谈起来。

“我连换衣服的时间都没有。有一次去华盛顿参加宴会，犹太联合呼吁会举办的，克林顿总统也参加。我不能让他等我。别的活动刚完，我就心急火燎地往回赶，穿着一身平常穿的衣服就到了。可我们的礼宾官非叫我打黑蝴蝶结，因为人人如此，而且穿着夜礼服。宴会快开始了，礼宾官找人借了个蝴蝶结。但我总弄不好，有个小尾巴吊在那里。克林顿看见了，他亲自来救驾，借了一把剪子把那团多余的东西剪掉了。”

小孙女注意到，外公讲这段往事时，脸上带着羞赧。

“你们不知道，外公原来一点不讲究修饰。独立战争结束时，本—古里安派他去罗得岛参加谈判，人们告诉他这次要系领带。可你外公以前从没有系过。那回是亚丁将军给他打结，还告诉他这次打完，以后就保护好，下次活动朝头上一套就行了。”诺阿的母亲达利亚插话道。

约纳桑和诺阿，两个7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听得很认真。他们只知道外公是个名字如雷灌耳的政治家和将军，从没听过他竟会有这样的故事。

“那次联合国的活动，要求见你外公的外国领导人太多了。我听秘书说，有80个国家的元首想安排会见，可时间不允许，伊扎克只见了40位。”利厄说。

“最有意思的是，这次见了中国主席江泽民。我们1993年去过中国。伊扎克知道中国人十分谦虚，那是他们的传统哲学。伊扎克开头就说，主席阁下，你看看，我们的国家跟幅员辽阔、力量强大的贵国相比，小得多可怜啊！哪知话音刚落，江泽民微笑着挥挥手，中途打断了外公的话：‘对我们来

说，一个国家的素质和实力不是从人口的多少来判断，而是要看这个民族的文化和技术水平。按照这些标准，你们以色列真是超级大国哩！”

孩子们都笑了。诺阿的一对大眼睛和柳叶眉，更是楚楚动人。

利厄看着脸色红润的丈夫，接着说：“外公不爱交际。那次联合国举办大型招待会，应邀参加的全是各国政治家。外公一进去，就独自到墙角呆着，不肯往人群里走，就像害羞的孩子头一次上学。可不到十分钟，人们就去找他攀谈，他的小角落成了活动中心。”

利厄娓娓道来，语气里带着兴奋和自豪。丈夫的事业、和平的命运，如今也是她生命的一部分。这次家庭欢聚，唤起了利厄最甜美的回忆。51年前，在特拉维夫艾伦比大街的一家冰淇淋店，利厄第一次见到她未来的丈夫。他俩属于一见钟情型，利厄头一眼相中了拉宾，正是她的大方、执著和忠实，翻开了两人的罗曼史。她说，凭拉宾的害羞和胆怯，他是不会主动搭腔的。不过，利厄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追求的恋爱对象竟是当共和国总理的人选。

那是1944年的一天，帕尔马契指挥官拉宾22岁，利厄还是个15岁的高中生。拉宾哪点吸引了她？据她自述，是“那头栗色头发和那双美丽的眼睛”，因为《圣经》里的大卫王就是这样的长相！

“外婆，您年轻时的这张照片多好看，眼睛真有神！”约纳桑指着镜框说。利厄含笑不语，那是结婚前的留影，还是大姑娘呢。

利厄出生在德国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4岁那年随全家移居巴勒斯坦，她家在特拉维夫属于有财产、有文化的阶层，跟拉宾的俄罗斯背景不同。第一次邂逅相遇，他俩只是“以貌取人”，离老远窥视对方。那时候，学校的女生喜欢帕尔马契，崇拜队员们的勇敢、神秘和浪漫生活。利厄见了拉宾，心里就打鼓，向朋友们打听那个不爱说话的男孩是谁，人们说他是伊扎克·拉宾。两人又碰在一起了，利厄主动伸出手，问对方：“你叫伊扎克？”“是！”“我叫利厄。”她显得落落大方颇有进攻性。两人从此相识了。

利厄高中毕业后，也加入了帕尔马契，两人同在一个营。独立战争在即，两人没有罗曼蒂克的时间。1948年8月，他俩结成伉俪。

利厄顽强捍卫丈夫的荣誉和选择。政敌们攻击拉宾的政策，却没人对他的私生活说三道四。

这次家庭聚会，离拉宾遭遇灭顶之灾仅隔一周时间。

4

和平列车在加速。观察家们一度相信，中东这个热点很快会消失，持续数十载的阿以冲突像一个巨大的圆，眼看要合拢了。伊扎克·拉宾由将军到政治家，由士兵到和平缔造者，正在圆犹太人的和平之梦。“以色列得到邻国和整个世界的承认”，几年前，人们想都不敢想，如今却一步步变成现实。它无疑是以色列历史的一次飞跃。

伊扎克·拉宾的名字，将永远镌刻在以色列的和平史册上。

利厄曾有意给孩子们看过一张拉宾的照片。那是本—古里安与国防军高级将领们1953年的一次合影。“老人家”坐第一排正中，他敞襟开怀，硕大的头颅上留着长长的白发。他指点江山，向紧坐右侧的佩雷斯说着什么，还在用手比画。而佩雷斯在领袖旁边显得格外顺从，正洗耳恭听。另一位得力干将摩西·达扬坐在领袖左侧，他头戴黑眼罩，也靠过去虔诚听取“老人家”的指示，伊扎克·拉宾在什么地方呢？后排左起第五个。他没有紧跟本—古里安的神态，因为他不是圈内人物，不是主流派。他挺胸向前，目光专注，头稍歪，显出不卑不亢的气度。利厄告诉孩子们，父亲的今天来得相当不易。伊扎克·拉宾历尽艰辛，两次登上总理宝座，可谓二度梅开，否极泰来。很多人羡慕他绚烂的晚景。

他改变了以色列的形象。许多国家从前咒骂以色列，和平进程启动后，那些国家的官员们怒气渐消，开始慢慢理解它。这一年，不少有影响的外国领导人应邀到以色列访问。联合国的态度也变了。在几十年受联大谴责的国家名单上，以色列排在很靠前的位置，因为它挨骂最多。以色列是什么？它是法西斯，是军国主义，是侵略者和好战分子，是种族主义。在希伯来语里，联合国叫“乌姆”，本—古里安有句口头禅——“乌姆！席玛姆！”表明了他对联合国的厌恶和轻蔑，也说明以色列跟它的关系无可救药。以色列一次又一次受到谴责，有时候几乎被剥夺会员国资格。它的代表向联合国致辞，三分之二听众退席抗议，这种情况并不稀奇。如今不同了，拉宾铸剑为犁推进和平，在联合国受到广泛赞扬。一时间，世人对以色列的看法改变了。

天有不测风云。在茫茫世事中，和平缔造者拉宾的结局，实在是出人意料。

“伊什提，我眼睛有点感染，今天恐怕打不成网球了。”这天早晨一起床，拉宾就告诉夫人。他管利厄叫“伊什提”。

“要不要叫医生呀？”利厄问，“先让我看看。”一翻开眼皮，果然有炎症。

拉宾每周六的网球很少耽误。他虽年过七旬，在运动场上仍保留着青年人的凶猛。他对自己的健康非常认真，每当身体有毛病，肯定会说出来。另一方面，他睡觉一点不注意姿势，不知道盖被子，后半夜经常冻得发硬。一个人出国访问，没人照顾他，到目的地就是重感冒。对盖被子、穿防弹衣这套自我保护机制，拉宾显得马马虎虎。

1995年11月4日下午，他午睡后，在家里会见了几个客人。大约晚上7点30分，他和夫人整装出发，要参加一次大型活动。十五分钟就能到广场，会议组织者告诉他8点到就行。

两人锁好房门。便衣鲁宾已在前门的过道里等候，三人挤进一部电梯。总理的公寓楼里一共装有两部小电梯。

银色的凯迪拉克防弹汽车，停在公寓楼前。外面真安静，安息日刚结束，街道上慢慢响起汽车马达声。这辆凯迪拉克真是个祸根。当初它运到以色列时，媒体立即有了反响：“啊，呵呵，拉宾现在要坐凯迪拉克了！总理阁下为什么就不可以树个榜样，简朴点不行？非坐那么豪华的？”拉宾知道这辆车刺眼，所以尽量少坐，除非安全机构明令哪次出门需要防弹车。其实，它有什么好？从静止到提速，汽车很费劲，因为

防弹功能让汽车自重增加了许多。

这是安全机构配下来的。可最近，有人把它的车标给撬走了。今晚，警卫部门特意叮嘱要用防弹车，因为广场上人太多。

汽车开动了。司机梅纳赫姆·丹姆提、警卫鲁宾坐前头。拉宾夫妇端坐在后排。利厄稍稍拉开了后窗的布帘，想看看晴朗、清新的夜空。后面一辆车跟着，里面坐着两名警卫。

路上，鲁宾转过头：“伊扎克，我想告诉你，上头有警告，说伊斯兰恐怖分子今晚可能渗透进来。”警卫、亲近的同事都对总理直呼其名。

拉宾微微一笑，丝毫没有担忧或退缩的意思。他或许在想，这又是个错误的预警。总理的心思不在这里，他担心的是今晚集会的规模！本来他不热心搞这次群众集会，怕人太少。他知道利库德在拼命挣扎，在跟工党争夺选民。如果这次来人太少，会被认为选民对和平进程不热心。与其如此，不如不搞。拉宾并不急于把和平进程交给民众检验。

广场到了。四周房顶上站着不少哨兵，进入广场的人要接受检查。但能检查二十万人吗？

这天黄昏，诺阿和她的哥哥约纳桑也向广场进发。她一直想参加这样的集会。极端势力已组织了数十次抗议，但支持和平的集会今天是第一次，应该给和平的敌人一次回击，也给我们出出气。集会的标语很明了：“要和平，不要暴力。”

达利亚那天下午两次跟自己的父亲通电话，证实他也参加集会。这正是诺阿盼望的。外公遭到不公正的批评，受到

那么多恶毒的攻击，我们出来反击是应该的。外公会看到那么多人支持他，支持他的和平政策。

诺阿跟哥哥坐在一辆汽车里，从赫兹里亚向特拉维夫前进。收音机播放着摇滚乐。间或，有电话铃响起。车上的小主人是以色列的新一代，他们对电话的依赖太严重了。如今，以色列人的汽车、衣兜、钱包，简直满世界都装着手提电话。它们在饭馆、商店、机关欢快地吟唱，没有人感觉厌恶或进行抗议。以色列的电线杆多得像密密的树林，电缆多得像繁茂的树枝。

汽车里，哥哥约纳桑好像说了些什么，感觉有些古怪、不安、神经紧张，还说担心会有什么事。我们赶往集会的路上，听着美好的音乐，会有什么问题呢？”诺阿不悦，埋怨哥哥怪僻，所以不再答理他。

大约7点半，两人到了特拉维夫市中心。他们把车停在一旁，准备步行入场。

公共汽车把和平的支持者从全国各地带来。成千上万的人悠闲自得地沿着主路，向广场集结。微风吹拂，令人备感舒适惬意。夫妇们成双成对，婴儿坐在爸爸肩上，孩子们拉着大人的手，更是不肯放弃这种场合。有一群小孩最滑稽，他们趁父母看不见，凑在一起抽烟取乐，可背后却贴着“工党青年”、“跟着拉宾，走向和平”的标志。看上去，他们的年龄不会超过十二岁。

眼前就是以色列的“列王广场”，它位于市政厅前面，是全国最大的广场。诺阿他们想尽可能朝讲台挤。可人太多，挤不动。

8点20分，西蒙·佩雷斯开始发言。工夫不大，轮到拉宾。人群反应热烈，传出浪涛般“拉宾！拉宾！”的呼喊声。

台上两人总算和解了，刚才他俩还拥抱过。忘记往事吧！他们长时间地彼此厌恶，甚至不肯提起对方的名字。如果提到，那也必定带着冷笑。今天，可视作他们关系的最佳时刻。

拉宾讲话了。外孙女跳起来，想看一眼萨巴。但旗帜、横幅、标牌挡住了视线。约纳桑看出这副光景，一句话没说，两只手把妹妹抱起来。终于，她见到了外公。有几秒钟，她看到明亮的灯光映射着拉宾，那张熟悉的脸显得更红了。这是她最后一次看见活着的外公。她不知道，倒计时已经开始。

约纳桑把妹妹放下来。外公的声音在广场回荡，不时被热情的掌声和呼喊声打断。拉宾的语速很慢，他感谢人们出来支持和平，口气温和，声音显得低沉雄浑。给人的感觉是，只要你听见他的上半句，后面的意思自动就有了。

“暴力，”他说，“正在破坏以色列民主的基础，我们必须谴责它，使之陷于孤立。”

拉宾的声音主宰了一切，他就是国王。诺阿的脸上洋溢着兴奋和自豪，约纳桑心里的怪诞感觉也没有了。

“我们不仅祈祷和平，和平，也是犹太民族现实主义的追求。但是，和平有敌人，他们千方百计要伤害我们，竭力阻挡我们的道路。……这次集会必须向以色列人民，向全世界的犹太人，向西岸和其他地方的许多人讲清楚：以色列人民希望和平，支持和平。我一直相信，多数人希望和平，愿意为和平冒险。”

广场四周的高音喇叭，传送出拉宾激越的誓言：“我愿意

同其他以色列人一道冒此风险。”

拉宾的全副精力集中在他要讲的语句当中，今天的讲演获得圆满成功。他很少像现在这样高兴，因为他看到那么多的群众支持他，支持他的和平事业。

长发披肩的女歌星阿罗尼跑上讲台，插在佩雷斯和拉宾之间，带领众人唱起《和平之歌》。

让拉宾唱歌，这对他是最严厉的惩罚。他痛恨唱歌，痛恨跳舞。即使跟大家合唱，他也得挣扎着才能跟上节奏。他在许多方面很胆小，不喜欢游行和仪式，也很少出现在这么大规模的公共集会上。

二十万人集中在广场上，空气变得污浊沉闷，连呼吸都感到困难。外公的发言结束后，诺阿想赶紧离开。她跟哥哥开玩笑说，反正工作人员已经计过数了，现在走人不会改变统计结果。

他们在一个小亭子前停下，想喝冷饮。诺阿打电话给妈妈，告诉她一切都好。诺阿说，棒极了，棒极了，参加集会的人特别多；不用担心，外公今晚情绪很高；集会等一会儿才结束，我们先回来。

诺阿让哥哥先回去，她自己开车沿路想兜兜风。邻近街道不准通行。诺阿拐个弯，慢慢朝回溜。沿途是咖啡馆、酒吧和饭馆，里面有几个大兵在消遣。诺阿无忧无虑，跟着汽车录音机哼唱。收音机压根儿没开。

到家时，她看见哥哥的汽车已停在房前。诺阿锁住车，穿过前花园，登上台阶。她掏出钥匙正要插入锁孔，猛然，门

吱一声开了。

约纳桑，脸色煞白如纸，站在门口；继父阿维从二楼咚咚咚跑下来，浑身瑟瑟发抖……

尾 声

1

“坏啦，坏啦！依……”

约纳桑发出怪叫。

诺阿愕然，僵立在门口，盯着两个丧魂落魄的大男人。阿维的前胸还贴着集会的标志：“要和平，不要暴力。”

隐约传来妈妈在起居室打电话的声音。

阿维喘着粗气，告诉诺阿：“萨巴遭枪击了！”

“什么？”她本能地追问。实际上，她听得清清楚楚。这一刹那永远驻留在诺阿的记忆里。

她呆立几秒钟，快速跑上楼，到了自己房间。魂不守舍地抓了件汗衫，洗洗脸，祈求外公只是负了轻伤，很快能恢复。

妈妈放下电话，边穿鞋，边对女儿说：“咱们快走，萨巴遭枪击了。……萨夫达从夏巴克打来电话。……人们告诉她空弹……她不信……我们赶快去……萨巴不在那里……现在不知道他在哪儿。”萨夫达，是指外婆利厄；夏巴克指的是负责保卫工作的辛贝特。

转眼工夫，一家四口都坐在车里。他们默默无言，心里

像压了扇石板。阿维驾车全速行驶，呼啸着冲过红绿灯。汽车里，达利亚和约纳桑在抹泪，诺阿浑身发凉，牙齿咯咯打颤，像是失去了控制。

现在不知道外公在哪儿，只能先去问问夏巴克。

按时间计算，可能在诺阿退场喝冷饮的时候，集会结束了。人们唱着《希望之歌》，陆续退场。讲台上，拉宾和利厄朝后面的阶梯口走去。他俩想走在一起，可人太多，挤不动。

人们散走时，利厄看见安全官本尼，他手里拿着步话机。利厄半开玩笑对他说：“谢谢上帝，这次搞得真顺利，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只是说了说，没来搞破坏。”

本尼却说：“到现在为止，还算没事。”但他脸色还显得紧张，似乎在说：只要你们在这儿，我就不能放松。

利厄在拉宾的右边，顺阶梯走向汽车。人群继续朝他们拥过来，不知不觉，拉宾到利厄前面去了。汽车排成数行，停在广场背面的停车场。后来听说，佩雷斯当时本来想等等拉宾，跟他说几句话，但随后改变主意先走了。司机丹姆提等候在车旁，准备帮助总理夫妇上车。

拉宾走到汽车跟前时，利厄还在阶梯上。“利厄在哪儿？”拉宾看不见夫人，随口问出声来。这是枪响前拉宾说的最后一句话。

随后几秒钟，慢镜头是这样的：一个熟悉的人影。他是西蒙·佩雷斯，人们围着他。他被引领到汽车前，车子开走。远处，拉宾走过来。他下了台阶，走向汽车。第一声枪响，拉宾转过身，想弄清什么事。又一声枪响，拉宾倒下。

拉宾几秒钟内栽倒在地，再也起不来。尽管画面模糊，拉宾的形象仍能看清。子弹划出的火光也清晰可辨。

上面这组慢镜头出自一位业余摄影爱好者，他是波兰犹太移民。1995年12月19日，事发六周后，录像带被公映于电视媒体。它是有关拉宾被刺的惟一的声像资料。以色列电视二台花费巨资，购买了公映的版权。

利厄听见三响短促的砰砰声，以为是放爆竹或礼炮。

猛然间，她发现自己一个人孤零零站在那里。远处的人喊喊喳喳，有人还叫：“不可能是真的！”接着，一个卫兵跑过来，把利厄推进一辆汽车，利厄不知出了什么事，她发现银色的凯迪拉克已经飞一般跑走了——带着伊扎克，司机丹姆提和卫兵鲁宾。

利厄乘坐的汽车像无头苍蝇，起初不知去哪。后来，到了夏巴克。

经查，枪手名叫伊加尔·阿米尔，现年二十七岁，是巴尔伊兰大学法律系的三年级学生。阿米尔当场被捕。他对记者们说，他是奉上帝之命刺杀拉宾的，他对此毫不后悔，因为拉宾背叛了犹太人的事业。阿米尔出生在海滨城镇赫兹里亚，跟诺阿恰巧在一个地方。不过，阿米尔一家是正统犹太教，邻居们说阿米尔性格内向、文静，乐于助人，平时是个好孩子。

阿维的汽车仍在狂奔。外面的景物呼啸着闪过，一连串红绿灯被抛在车后。汽车到了夏巴克。里面的人说，利厄已经走了，去了伊奇洛夫医院。给拉宾的汽车打电话，但联系

不上。后来才知道，司机为了节省时间，根本未接电话。

阿维调转车头，立即朝医院方向疾驶。汽车收音机打开了，正在播送新闻：“伊扎克·拉宾总理今晚遭到枪击。”

“咔”一声，收音机被关掉。汽车里不再安静，人们在哭。医院到了。几千人围在外面，手上拿着蜡烛。

约纳桑最先从车里钻出来，告诉安全人员车里人是谁，要求进去。车门打开了，有人认出了达利亚。

2

达利亚拉着女儿跑进医院。“在底层，接受紧急救护呢。”迎面一个穿白大褂的人告诉母女俩。

她俩冲进走廊，想坐电梯下去，因为找不到别的入口。不料，一名警卫守着电梯，不让她俩进去。他肯定不知道来人是谁。“你们不能上电梯，你们无权在这里。”警卫说。

达利亚急了，起初恳求他，随后跟他吵了起来。没办法，又去找别的门。诺阿气得肺都快炸了。她绝望，大声喊：“这里有没有辛贝特的人？帮我们一把，告诉这家伙让我们进去！”

娘俩苦等了三分钟，诺阿简直想伸拳头揍那个当兵的。最后，一个辛贝特特工进来，认出了她们，说服警卫把人放了进去。停完车的阿维和约纳桑也来了，几人一起乘电梯下楼。

地下室里灯光阴暗，长长的走廊通向手术室。达利亚和阿维快步跑在前面，离老远就看见利厄坐在一间空空的病房里。夏巴克的人让她在总部呆了足足二十分钟，才允许她去医院看望。利厄看到女儿进来，感情失去控制，一下哭了起来。诺阿和约纳桑站在走廊里没进去，这俩年轻人背靠着墙，

缩成一团。

突然，一个护士模样的女人走过来，话说得很响：“他的情况非常严重，可家人还不知道……”诺阿的心猛然沉下去。

病房里摆放着两张床，都盖着医院的绿色床单，房间又长又窄，有一张桌子，连水、窗户、空调都没有。电话放在远远的一张凳子上。

利厄坐在床上恸哭。医院院长已见过她，利厄从院长那双能说话的大眼睛里，已读出了绝望二字。

很快，屋里挤满了人。拉宾的同事和朋友——埃泽尔·魏兹曼总统，外交部长西蒙·佩雷斯，国防军总参谋长阿姆龙·夏哈克，负责拉宾第二次竞选的干将西蒙·谢维斯，拉宾的讲稿起草人、总理办公厅主任埃坦·哈勃尔。还有教育部副部长，福利与劳工部长。一个个熟悉的影子走进来，又走出去。

拉宾的儿子尤瓦尔花好长时间才赶到。集会结束后，他去了朋友家，在电视新闻上看到父亲出事。拉宾的妹妹罗切尔住在上加利利的一个基布兹，她开车四小时赶到特拉维夫。尤瓦尔的夫人埃拉特也来了。

利厄和达利亚、约纳桑哭成一团。约纳桑的情绪坏极了，不停地用拳头捶墙，简直到了失控和歇斯底里的地步。继父权力让他冷静，妹妹也在后面安慰。

克林顿总统打电话来了，跟利厄说了几句安慰和鼓励的话。全世界都知道拉宾遭到枪击。

院长巴拉巴什教授进来报告说，采取紧急措施后，已设法让血压、脉搏稳定下来。利厄问，能否认为这是个好征兆。

回答说，是个好事，但仍未脱离危险。福利与劳工部长纳米尔这时再次对利厄说：“我告诉你，他身体强壮，是个英雄。他能过这关。”

利厄不停地哭，哭得不顾一切，让小辈们感觉她会出事。利厄很虚弱，眼泪在她化过妆的脸颊上留下两道痕迹。她要喝水，但四处找不到。她不停地叫阿贝尔，她总是这样称呼丈夫。

大约五分钟后，巴拉巴什回来了，说：“伊扎克病情恶化。”隔一会儿，他又走过来。眼睛说明了一切。他无需再张嘴说什么。完了。

利厄转向特拉维夫市长米罗，哭诉：“他们应该朝我开枪，不应该朝阿贝尔！”

23点15分，埃坦·哈勃尔从医院走出去，向焦急等待结果的群众宣布：“拉宾五分钟前死在手术台上！”

医生们说，子弹射穿主动脉后，空气进入大脑。脑组织无可挽回地破损，这是第一。第二，医生进行了近一小时的心脏推拿，但结果仍是临床死亡。事实上，拉宾中弹两分钟后，就停止了呼吸。

如果拉宾那天晚上穿着防弹衣，他可能今天还活着。当世人怀念这位和平缔造者的时候，不能不对他的疏忽感到遗憾。

利厄坚持要见一见死去的丈夫，医生最后同意了。她走在最前面，第一个进入手术室。达利亚和尤瓦尔跟后。接着是阿维、埃拉特，约纳桑和诺阿。

房间里发凉，凉得可怕。拉宾躺在台子上，身体盖着床

单，头和肩膀露在外面。脸上仍残留着红润，那是生活的朝气。

利厄走过去，强忍着悲痛，俯身亲吻拉宾的脸。丈夫的浑身冰冷，脸上已没有余温。她永远忘不了那种冷，那留在自己嘴唇的感觉。两人相伴数十载，丈夫的皮肤一直是光滑温暖的。

卫生部长埃夫雷姆·斯内赫进来了。他侧过身，头放在拉宾身上，号啕恸哭。哭声发自灵魂深处，听了让人发颤。十九岁的诺阿姑娘后背发凉，她从没见过成年男人哭成这样。

医生开始敦促亲属们离开。利厄痛哭失声：“我不相信会把你留在这里。我怎么能没有你就回家呢，可怜的阿贝尔！”

3

伊扎克·拉宾突遇不幸，强烈地冲击了我们这个世界，各国有那么多的政治家、外交家、将军，中东有那么多的普通百姓，闻讯为之悼惜和悲痛。1995年，世界各大新闻媒体都把拉宾之死列为年度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拉宾的遇刺身亡，急剧改变了夫人利厄的生活方式。短短几个小时，她从波峰跌入浪谷。

那天晚上，利厄·拉宾是世界上最悲伤的人。那些关心她、同情她的善良的邻居们相互询问：“啧啧，利厄今晚怎么熬？她是最苦的人！”

邻居们举着蜡烛，在总理公寓外等待利厄。这样的事，太出人意料了。在以色列人心中，只有周围的阿拉伯国家、美国或别的地方，才会发生谋杀领袖的事。按照常理，他们不

认为犹太人会杀犹太人。两千年来，犹太社会形成了一种默契或传统，就是犹太人之间决不能自相残杀。据犹太史书记载，第二圣殿时，罗马大军包围了耶路撒冷，守军意见不一，结果引发内讧，不仅城池失守，还丧失了家园。从此，这个民族发誓不做两败俱伤的事。

利厄和陪同她的亲人们呆在地下室，警方一定要安排护送。拉宾的那辆凯迪拉克没法用了，里面浸满了血。在地下室阴冷的空气里等待，几乎让人做噩梦。该走了，但利厄又接受不了把拉宾搁在这里的事实。她不停地说：“我们是一起出门的，现在只剩我一个人回家。”

终于离开了医院。开道车拉着警笛，一长队的警车担负护卫。作为家属，利厄她们头一回有这样的排场。可这种安排已失去意义，没有什么目标值得朝前冲。

车队到了总理公寓所在的街区，那里聚集着一大群手执蜡烛的人，摇曳的火光映照着人们同情的面孔。警卫不让利厄见他们，吩咐从后门进楼。过道很窄，旁边就是垃圾道。进了屋，利厄坐在一个扶手椅上，问：“为什么是你，不是我？为什么他们对你这样，阿贝尔。他们怎么把你打成这样，可怜的阿贝尔！”

亲朋好友都来探望，试图说些安慰的话。不记得利厄说过什么，她只是坐着听。

达利亚、诺阿要跟利厄住在一起，要在拉宾的床上睡觉。两人想帮助填补拉宾离别留下的巨大空间。

电视整夜不停地播放拉宾的文献纪录片，他指挥战争、签

署和平条约、接受采访的镜头。

直到后半夜，公寓外的人才散走。达利亚把利厄扶上床，她仍在哭，仍在震惊中，不停地叹息，不时说几句。没料到，即使如此，利厄还叫诺阿把洗面奶和晚霜找出来。这是利厄的生活习惯，她从不忘记或违反做事的逻辑或次序。如果老天有眼让拉宾知道这件事，他肯定会取笑夫人。利厄说过，她做事注重精细，来源于她的德国背景。

达利亚、诺阿同利厄睡在一张床上。诺阿从小就喜欢这张床，在她眼里它是那么宽那么大。小时候，外公、外婆经常叫她睡在这张床上。可是现在，拉宾走了，他的三代女人肩并肩睡在一起。

小姑娘诺阿躺在外婆和妈妈之间，做了不少稀奇古怪的梦。

4

成百上千的人仍去拉马特维夫，围在利厄的公寓楼外不肯离开。他们知道，这是第一夫人最困难的时候。有几件事，想必她一定很难接受：早晨起来，发现身边没有丈夫；坐在餐桌旁用早餐，对面空空荡荡；每次回家，再不会有自己深爱的丈夫笑脸出迎。

出事的第二天，利厄从外面回来，发现家门口还有那么多人围着。记者们也跑过来，举着照相机和麦克风，拦住她，请她以家属名义对在场的人、对电台的听众说几句。

利厄在强烈的感情驱动下，强忍眼泪，对人群大声说：“两颗子弹，打死了这位善良的人……可是我想说，如果你们

真的同情他，示威的人前天在这里抗议、骂他是叛徒、杀人犯的时候，怎么没看见你们一个人在这儿？真是遗憾！真够糟糕，你们那时候怎么不来。可你们现在来了，这也鼓励了我，鼓励了我的子女、孙子孙女，说明你们用最好的方式尊敬他，说明你们要和平。谢谢你们到这里来。我以他的名义，感谢你们爱你们。”

官方开始操办拉宾的葬礼。

西蒙·谢维斯给死者的家属打了招呼，希望找位亲属发言。他提示说，诺阿是合适人选。

别看她小小年纪。她曾参加过全国中学生电视辩论，还作为优秀中学生代表赴英伦座谈。稿子写成后，向约纳桑读过，念着念着，她哭起来。她提醒自己：把一切都说出来就行，念清楚，让人们听见。

5

一位以自己的一生书写以色列崭新历史的伟人，1995年11月6日星期一，完成了他人生的最后一个篇章。

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

从星期天到星期一早晨，一架架外国专机在柏油跑道上降落，引擎的低吼恍若远处传来的一曲曲悲歌。八十七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从世界各个角落来到耶路撒冷，向以色列最杰出的和平战士致敬。

美国总统克林顿，约旦国王侯赛因，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英国首相梅杰，德国总理科尔，法国总统希拉克，俄国总理

切尔诺梅尔金，联合国秘书长加利，美国前总统布什、卡特，这些当代最耀眼的政治家们都来了。并且他们按照犹太人的风俗，头上都戴着“雅尔穆克”……

下午1时，告别仪式开始。

安放以色列总理、和平缔造者伊扎克·拉宾的灵柩，放置在会议大厦前，灵柩是5日由指挥车从特拉维夫运来的。

一面湛蓝、洁白交织的大卫旗——以色列国旗，覆盖在灵柩上。这是以色列人民、海外犹太人给予一位七十三岁的政治家、和平缔造者的最高荣誉。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汽车向医院疾驰时，拉宾还告诉司机和安全官：“伤着了，但不太严重。”这朴素的话语是一位老兵勇敢和坚强的真实写照，他在危急关头仍在劝慰他人。

他为和平献身。当人们从他内衣里取出那张《和平之歌》的词谱时，发现上面已被染得鲜红鲜红。

各国领袖们排着队，缓缓向灵柩走来。他们在紧闭的灵柩前肃立默哀，然后向家属们表达哀悼之情。拉宾的遗孀利厄，女儿达利亚、儿子尤瓦尔，外孙约纳桑、外孙女诺阿，悲痛欲绝地守候在一旁。利厄双眼已经浮肿，不得不戴上墨镜。她连站直的气力都没有，只能让儿子搀扶着。

就连美国的政府大楼、驻外使领馆、军队驻地都降了半旗。

灵柩抬起来了。六名将军、两名警察指挥官小心翼翼地把灵柩放在军车上。国旗覆盖的是他们尊敬的师长、爱戴的领袖。

葬礼队伍跟着灵车，缓缓地走向赫兹尔山。沿途，望不

到边际的人流陪伴伊扎克·拉宾走完他最后的行程。

灵车向绿树浓郁的赫兹尔山驶去，驶向这位叱咤风云的和平勇士安息的地方。

苍天有情。整个中午，阳光四射，天空绚丽斑斓。

汽笛响起，葬礼开始。凄厉之声在山间回旋。两分钟后，周围显得静寂肃穆。

哀悼者就座。亲属在最前排。尤瓦尔搀扶着母亲利厄，身穿卡其布军衣、头戴红色贝雷帽的约纳桑扶着母亲达利亚。再过一个月，约纳桑就要退伍了。他今天特意穿着军装，是为了告慰躺在他面前的外公。

死者之子尤瓦尔，诵读卡迪什——“圣文”。这是为死者所作的祈祷文，使用阿拉姆语。

一位国王，三位总统，一位代理总理，联合国秘书长……在讲台上发言。他们用敬慕的语言赞扬着离世的政治家……

该家属代表发言了，诺阿走上讲台。

“请原谅，我在这里不想谈和平。我只想说说我的外公。

“人们一直在说国家的灾难，可你们怎么去安慰那么多的以色列人，或者让他们分担真正的忧伤，因为外婆还在不停地哭，我们仍在感受您去世留下的巨大真空？……

“您是帐幕前的篝火，我们现在被孤零零撇在帐幕里，撇在黑暗里；没有您，我们觉得那么冷，那么孤单……

“我只能向您告别，我心目中的英雄！请您安息，请您想着我们、惦念我们，因为我们是那样爱您。监护您的天使们，请你们好好照顾他。他值得你们的保护。外公，我们会永远爱您。”

最后时刻到了。

灵柩缓缓抬起，即将放入墓穴。利厄眼含热泪，不顾一切地拉住拉宾的灵柩。这是最后的诀别。她一遍又一遍呼唤“阿贝尔，阿贝尔”。

赫兹尔山军人公墓，种植着青松、翠柏。这里还安葬着犹太复国主义创始人西奥多尔·赫兹尔，以色列的开国元勋列维·艾希科尔、果尔达·梅厄等人的遗体。高地俯瞰圣城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是伊扎克·拉宾生命和事业的起点。那是1922年3月1日，他诞生在这座最神圣的宗教之都。独立战争中，为了打通特拉维夫到耶路撒冷的快速公路，他指挥哈雷尔旅出生入死浴血奋战，解救了被围困在城内的犹太居民。这支部队在战争中损失了百分之七十的兵员，直到今天，公路边还保留着战士们的纪念物。

耶路撒冷，是他一生最迷恋的地方。圣城脱离祖国的日子里，西墙遗址、犹太区的弄堂小径，时常跨越时空，进入他的梦境。

1967年6月初，他又一次来到耶路撒冷，视察东区前线。约旦和以色列即将开始争夺东区，圣城之战深深打动着。那天，他同军官们一起在旅部吃饭，然后向在座的约百名军官讲话，鼓励他们创造超出前人的战绩。

一个接一个，哀悼者缓缓走来，挥锹填土。

士兵们举枪，三次齐射，向自己的领袖致敬。清脆的枪声，回荡在赫兹尔山的雪松林里。

以巴和平尽管还会遇到曲折，但伊扎克·拉宾开辟的事业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